

人妖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郁达夫

人妖

●感●悟●名●家●
傅光明 主编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妖/郁达夫著.傅光明主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ISBN 7-80724-062-8

I.人... II.郁...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601 号

人 妖

著 者 ☐ 郁达夫

主 编 ☐ 傅光明

策 划 ☐ 王金文 华飞

责任编辑 ☐ 和庚方 魏龙

责任印刷 ☐ 和庚方 魏龙

装帧设计 ☐ 虚竹堂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8472 (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787mm×960mm 1/16

字 数 ☐ 215 千字

印 张 ☐ 20

印 数 ☐ 0001~6000

出版日期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724-062-8/1·144

定 价 ☐ 24.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关于作者 郁达夫 (1895~1945): 原名郁文, 浙江富阳人。1913 年赴日本留学, 1921 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1922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参加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1923 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0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 年底赴新加坡, 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5 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1952 年, 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主要作品有:《达夫全集》,《达夫自选集》、《郁达夫文集》, 短篇小说《沉沦》、《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 中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等。

感悟经典

傅光明

“1911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了一场也许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中国的古老文明就像一条大河，静静流淌在处女山的深谷，虽经盛衰荣辱，却没有什么能影响改变它的方向。直到上个世纪(19世纪)末叶，这条河才不遂己愿地与世界文化的海洋邂逅。激烈的动荡很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古老神圣的传统形式随之被遗弃，白话被采用。……这一势如破竹的成功改革被骄傲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情感，描绘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处瀑布到一只昆虫微微发颤的脚足。”

以上这段话，是恩师萧乾先生上个世纪(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时写下的。他文章的题目叫《永别了，老古玩店》，意思是“五四”新文学永远告别了文言传统的“老古玩店”。而今，已经进入21世纪了，回眸遥望，在白话文写作也已近百年的文学长河中，那些最早在“思想感情上都是社会改革者”的小说家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被尘封进“老古玩店”，相反，却具有了陈酿弥香的经典意味；此时感悟经典，不仅不会有过时之感，相反，却可以在他们用笔留下的文学的“苦难蚀刻”里，寻觅和挖掘到历史的旧影与记忆。

为了要疗救国人灵魂而弃医从文的鲁迅，出手即是大师手笔，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自此，他便不间断地以小说、杂文的形式，对各类中国人进行无情的，常常是尖刻的讽刺，“呐喊”出深邃不朽的思想的真声音。同时，他的“彷徨”于无地，也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背负的精神十字架。

与鲁迅同时的“五四”一代小说家，几乎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存在：许地山高擎“人生派”的大旗，浪漫地“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郁达夫则在“自叙传”式浪漫抒情的写作中，以凄切、哀婉的格调，率真地表达出受压抑的灵魂，执著地张扬个性自由的精神意志。作为自然主义热心信徒的茅盾，从现实中汲取素材，成就了全景展现中国城市和乡村风貌的《子夜》，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妥协的精神完全充当了他那不满的一代的代言人。他是以写小说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都是痛苦的挣扎。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发出“追求光明的呼号”。一幅美丽的图景“引诱”着他

的生活和写作,因而,小说中也就自然留下了他人生旅途的痕迹。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语言俗白鲜活、简劲自然,结构匀称严谨、疏密有致,以诗歌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呈现出独有的极具个性化的小说文体模式,以及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沈从文则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常被描述成一个文体家,读他小说时的心境好像是在读诗,且常能从中谛听出音乐的律动。他善于以乡村的眼光,以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明,关照人性。他从充满了原始自然气息的湘西边城,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现代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之一。

再来感悟女性作家们的经典手笔,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物展览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也一定是否定的。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遒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也依如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下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人深刻强烈,刻画人物也更注重心理深层的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情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他们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拾荒者和开拓者,也是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尝试者和实验者。难怪施蛰存对于在80年代以后涌现的晚辈作家们的各种所谓艺术探索,尤其是对于许多“先锋”的现代派技法的尝试,诸如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什么的,曾不以为然并有几分自得地跟我说:所有这些,我们在30年代都已做过了,而且比他们做得好,一点不新鲜。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2005年5月21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人妖

郁达夫

目 录

1	银灰色的死
13	沉 沦
43	茫茫夜
69	采石矶
84	葛萝行
97	春风沉醉的晚上
110	薄 奠
120	十一月初三
134	微雪的早晨
148	蜃楼
181	她是一个弱女子
256	迟桂花
281	出奔
304	人妖

银灰色的死

上

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些年终的利泽。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这一家人家，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气似的。楼上的门窗，还紧紧的闭在那里。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

太阳的光线，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他那一

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窝看来，他却是一个清瘦的人。

他开了半只眼睛，看看桌上的钟，长短针正重坐在X字的上面。开了口，打了一个呵欠，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又仍旧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忽，听着间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他才跳出被来。胡乱地穿好了衣服，跑下了楼，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跑出外面去了。

他近来的生活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个月的中间，他总每是昼夜颠倒的要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的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才走出来，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看看四面并不能看见一个人影，万户千门，都寂寂的闭在那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在街上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

人

妖

你
迟
大
常

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才知道清静的电车线路上，电柱上，电线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背靠着铁栏杆，他尽在那里看月亮。看了一会，他那一双衰弱得同老犬似的眼睛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去年夏天，他结婚的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一面宽广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立在山中的平原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人们便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来，知道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有几点人家，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青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在一个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里，因为天气热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会，又从床上爬了起来，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去。灯火已经吹灭了，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在藤椅上坐下之后，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定睛一看，他觉得她的脸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看了一会，他心里害怕起来，就不知不觉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上去。

“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

“轻些儿吧，快三更了，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别惊醒了他们。”

“我问你，唉，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色都没有的呢？”

“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

听了她这一句话，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忽然伸了两手，把她紧紧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他觉得她的眼睛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他们两人肉贴肉的泣了许久，他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望望窗外看，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抬头看看天，苍苍的天空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浮漾在那里。

“你看那天河……”

“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就是我的星宿了。”

“什么星呀？”

“织女星。”

说到这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他又眼看着那颗小小的星，低声的对她说：

“我明年未必能回来，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呆呆的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他的眼泪更连续不断的流了下来。他的眼睛里，忽然看得见一条溪水来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沿窗摆着的一张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洋灯，灯下坐着的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那女子的苍白的脸色，一双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线，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摇了一摇头，便自言自语的说：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个电报，总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总也是真的。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

一边流泪，一边他就站起来走，他的酒已经醒了，所以他觉得冷起来。到了这深更半夜，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狱似的家里去。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他住的楼上，也没有火钵，也没有生气，只有几本旧书，横摊在黄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车站去。原来日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车室里，有火炉生在那里，他上火车站去，就是想去烤火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车站，清冷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进了车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只看见两排电灯，在那里黄黄的放光。卖票房里，坐着了二三个女事务员，在那里打呵欠。进了二等待车室，半醒半睡的坐了两个钟头，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了，远远的有机车的车轮声传来。车站里也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的跑。等了一

会，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车站上忽然热闹了起来，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混作了一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跟了一群旅客，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出了车站，他仰起头来一看，只见苍色圆形的天空里，有无数星辰，在那里微动，从北方忽然来了一阵凉风，他觉得有点冷得难耐的样子。月亮已经下山了。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拉了车慢慢的在那里行走，各店家的门灯，都像倦了似的还在那里放光。走到上野公园的西边的时候，他忽然长叹了一声。朦胧的灯影里，息息索索的飞了几张黄叶下来，四边的枯树都好像活了起来的样子，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静静儿的听了一会，他觉得四边并没有动静，只有那辘辘的车轮声，同在梦里似的很远很远，断断续续的仍在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音。他走过观月桥的时候，只见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楼台都沉在酣睡的中间。两行灯火，好像在那里嘲笑他的样子。他到家睡下的时候，东方已经灰白起来了。

中

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好天气，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双破皮鞋，就跑出到外面来。

在蓝苍的天盖下，在和软的阳光里，无头无脑的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他才觉得饥饿起来了。身边摸摸看，他的皮包里，还有五元余钱剩在那里。半月前头，他看看身边的物件，都已卖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当入当铺。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只质了一百六十元钱，用不上半个月，如今也只有五元钱存在了。

“亡妻呀亡妻，你饶了我吧！”

他凄凉了一阵，羞愧了一阵，终究还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紧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里尽管在那里叽哩咕噜的响。他算算看这五元余钱，断不能在上等的酒馆里去吃得醉饱。所以他就决意想到他无钱的时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馆里去。

那一家酒家,开设在植物园的近边,主人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寡妇,当炉的就是这老寡妇的女儿,名叫静儿。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识是什么理由,使得见过她一面的人,总忘她不了。并且静儿的性质和善得非常,对什么人总是一视同仁,装着笑脸的。她们那里,因为客人不多,所以并没有厨子。静儿的母亲,从前也在西洋菜馆里当过炉的,因此她颇晓得些调味的妙诀。他从前身边没有钱的时候,大抵总跑上静儿家里去的,一则因为静儿待他周到得很,二则因为他去惯了,静儿的母亲也信用他,无论多少,总肯替他挂账的。他酒醉的时候,每对静儿说他的亡妻是怎么好,怎么好,怎么被他母亲虐待,怎么的染了肺病,死的时候,怎么的盼望他。说到伤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泪来,静儿有时候也肯陪他哭的。他在静儿家里进出,虽然还不上两个月,然而静儿待他,竟好像同待几年前的老友一样了。静儿有时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告诉他的。据静儿说,无论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总要有个朋友,互相劝慰的能够讲讲才好。他同静儿,大约就是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了。

半月前头,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只听说静儿“要嫁人去了”。他因为不愿意直接把这话来问静儿,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里察静儿的行状。因为心里有了这一条疑心,所以他觉得静儿待他的态度,比从前总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将夜的时候,他正在静儿家坐着喝酒,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静儿见了这男人,就丢下了他,去同那男人去说话去。静儿走开了,所以他只能同静儿的母亲去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而他一边说话,一边却在那里注意静儿和那男人的举动。等了半点多钟,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说笑,他等得不耐烦起来,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的走了。自从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个月的光景,他还没有上静儿家里去过。同静儿绝交之后,他喝酒更加喝得厉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从前更加沉痛了。

“能互相劝慰的知心好友,我现在上哪里去找得出这样的一个人朋友

呢！”

近来他于追悼亡妻之后，总要想到这一段结论上去。有时候他的亡妻的面貌，竟会同静儿的混到一处来。同静儿绝交之后，他觉得更加哀伤更加孤寂了。

他身边摸摸看，皮包里的钱只有五元余了。他就想把这事作了口实，跑上静儿的家里去。一边这样的想，一边他又想起“坦好直”(Tannhaeuser)里边的“盍县罢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来。

“千古的诗人盍县罢哈呀！我佩服你的大量。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洁的心情来爱‘爱利查陪脱’。”

想到这里，他就唱了两句“坦好直”里边的唱句，说。

Dort ist sie; —nahe dich ihr ungestoert!

So flieht fuer dieses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Wagner's tannhaeuser)

(你且去她的裙边，去算清了你们的相思旧债！)(可怜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镜里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念了几遍，他就自言自语的说：

“我可以去的，可以上她的家里去的，古人能够这样的爱她的情人，我难道不能这样的爱静儿么？”

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对了人家在那里辩护他目下的行为似的，其实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却并没有人在那里责备他。

迟迟的走到静儿家里的时候，她们母女两个，还刚才起来。静儿见了他，对他微微的笑了一脸，就问他说：

“你怎么这许久不上我们家里来？”

他心里想说：

“你且问问你自家看吧！”

但是见了静儿的那一副柔和的笑容，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所以他只回答说：“我因为近来忙得非常。”

静儿的母亲听了他这一句话之后，就佯嗔佯怒的问他说：

“忙得非常？静儿的男人说近来你倒还时常上他家里去喝酒去的呢。”

静儿听了她母亲的话，好像有些难以为情的样子，所以对她母亲说：

“妈妈！”

他看了这些情节，就追问静儿的母亲说：

“静儿的男人是谁呀？”

“大学前面的那一家酒馆的主人，你还不知道么？”

他就回转头来对静儿说：

“你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恭喜你，希望你早早生一个儿子，我们还要来吃喜酒哩。”

静儿对他呆看了一忽，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停了一会，静儿问他说，“你喝酒么？”

他听她的声音，好像是在那里颤动似的。他也忽然觉得凄凉起来，一味悲酸，仿佛像晕船的人的呕吐，从肚里挤上了心来。他觉得一句话也说出口了，只能把头点了几点，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他对静儿看了一眼，静儿也对他看了一眼，两人的视线，同电光似的闪发了一下，静儿就三脚两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买下酒的菜去了。

静儿回来了之后，她的母亲就到厨下去做菜去，菜还没有好，酒已经热了。静儿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斟酒，然而他总不敢抬起头来看静儿一眼，静儿也不敢仰起头来看他。静儿也不言语，他也只默默的在那里喝酒。两人呆呆的坐了一会，静儿的母亲从厨下叫静儿说：

“菜做好了，你拿了去吧！”

静儿听了这话，却兀的仍是不动。他不知不觉的偷看了一眼，静儿好像是在那里落泪的样子。

他胡乱的喝了几杯酒，吃了几盘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来。外边街上，人声嘈杂得很。穿过了一条街，他就走到了一条清净的路上。走了几步，走上一处朝西的长坡的时候，看看太阳已经打斜了。远远的回转头

来一看，植物园内的树林的梢头，都染成了一片绛黄的颜色。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对了西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和远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残阳，都起了一种惜别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身，背负了夕阳的残照，向东的走上长坡去了。

同在梦里一样，昏昏的走进了大学的正门之后，他忽听见有人叫他说：

“Y君，你上哪里去！年底你住在东京么？”

他仰起头来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同学，新剪的头发，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里拿了一只旅行的藤筐，他大约是预备回家去过年去的。他对他同学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说：

“是的，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你回家去过年么？”

“对了，我是回家去的。”

“你看见你情人的时候，请你替我问问安吧。”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里想你咧。”

“别取笑了，愿你平安回去，再会再会。”

“再会再会，哈……”

他的同学走开之后，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学园中，呆呆的立了许多时候，好像是疯了似的。呆了一会，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一边却在自言自语的说：

“他们都回家去了。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Oh!home!sweet home!”

他无头无脑的走到了家里，上了楼，在电灯底下坐了一会，他那昏乱的脑髓，把刚才在静儿家里听见过的话又重新想了出来：

“不错不错，静儿的婚期，就在新年的正月里了。”

他想了一会，就站了起来，把几本旧书，捆作了一包，不慌不忙的把那一包旧书拿到了学校前边的一家旧书铺里。办了一个天大的交涉，把几个大天才的思想，仅仅换了九元余钱，还有一本英文的诗文集，因为旧书铺的主人，还价还得太贱了，所以他仍旧留着，没有卖去。

得了九元余钱，他心里虽然在那里替那些著书的天才抱不平，然而

一边却满足得很。因为有了这九元余钱,他就可以谋一晚的醉饱,并且他的最大的目的,也能达得到了——就是用几元钱去买礼物送给静儿的这一件事情。

从旧书铺走出来的时候,街上已经是黄昏的世界了,在一家卖给女子用的装饰品的店里,买了些丽缃(Ribbon)犀簪同两瓶紫罗兰的香水,他就一直跑回到了静儿的家里。

静儿不在家,她的母亲只一个人在那里烤火。见他又进来了,静儿的母亲好像有些在嫌恶他的样子,所以就问他说:

“怎么你又来了?”

“静儿上哪里去了?”

“去洗澡去了。”

听了这话,他就走近她的身边去,把怀里藏着的那些丽缃香水拿出来,并且对她说:

“这一些微物,请你替我送给静儿,就算作了我送给她的嫁礼吧。”

静儿的母亲见了那些礼物,就满脸装起笑容来说:

“多谢多谢,静儿回来的时候,我再叫她来道谢吧。”

他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就叫静儿的母亲再去替他烫一瓶酒,做几盘菜来。他喝酒正喝到第二瓶的时候,静儿回来了。静儿见他又坐在那里喝酒,不觉呆了一呆,就向他说:

“啊,你又……”

静儿到厨下去转了一转,同她的母亲说了几句话,就回到他这里来。他以为她是来道谢的,然而关于刚才的礼物的话,她却一句也不说,呆呆的坐在他的面前,尽一杯一杯的只在那里替他斟酒。到后来他拼命的叫她取酒的时候,静儿就红了两眼,对他说:

“你不喝了吧,喝了这许多酒,难道还不够么?”

他听了这话,更加痛饮起来了。他心里的悲哀的情调,正不知从哪里说起才好,他一边好像是对了静儿已经复了仇,一边好像也是在那里哀悼自家的样子。